

为什么周总理说中国外交官是“文装解放军”？为什么钱副总理说“外交是一条特殊的战线”？您从下文也许可以找到答案。

本刊记者 行舟

# 战乱磨炼成的「老兵」

访中国原驻黎巴嫩大使杨一怀



「我四岁」



「我的现在」

杨大使虽已年近古稀、须发斑白，但面色红润、精神矍铄。当他与记者谈起在贝鲁特历经十年战乱的往事时，依然显现出当年“老兵”的那种刚毅。

## 贝鲁特“没有什么外交特权可言”

记者：一名美国记者曾写道，战乱中的贝鲁特人“总有足够的安静时刻来度过一个人的一天，但从来没有足够的时光使人有信心说这不是他的最后一天”。对于1975年~1991年黎巴嫩的战乱，您的记忆和感受是什么？

杨大使：在战乱期间，激战就发生在你身旁，而你既不能逃避又无力反抗，于是就会产生上述感觉。战乱是什么？——战斗机的呼啸声，重型炮弹落地的轰隆声，重机关枪的哒哒声，令人战栗的警车喇叭声，撕人心肺的救护车的鸣笛声，交织成一首恐怖“交响曲”。这首“曲子”，在黎整整演奏了16年。

黎巴嫩原是一个风光绮丽、

政治活跃、经济开放、文化发达、充满活力的小国，但长年战乱造成了34万人伤亡、70万人逃亡（占黎全国总人口的1/3），直接经济损失少说也有500亿美元，而“东方巴黎”——贝鲁特竟成了“死亡和废墟”的代名词。连年不断的武装冲突和不时发生的抢劫、绑架、暗杀事件，造成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，给贝鲁特人带来生活上的极大不便和精神上的极度创伤。出生于70年代的孩子，他们最早的记忆是如何躲避战火，长大后只会玩枪打靶。这场战乱整整毁掉了一代人，这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。我先后于1978年~1983年、1988年~1992年两度在驻黎使馆工作，其中的酸甜苦辣至今难以忘怀。

记者：按照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》及有关国际惯例，外交人员的处境总会比当地人好一些吧？

杨大使：在理论上可以这么讲，但实际情况却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贝鲁特是中东形势的“晴雨表”，越乱消息越灵通。战乱前，那里的外交机构约80家；在战乱最

厉害时,那里仍留驻 40 余家。由于黎长期处于极端无政府状态,有关当局自身难保,无力控制局面,所以通常的外交惯例在那儿根本不起什么作用。因此,那里没有什么外交特权可言。

在黎战乱期间,美国、法国、伊拉克和西班牙大使先后被炸或被杀身亡,几十名普通外交官死于非命,约旦使馆临时代办、四名苏联外交官曾遭绑架;美国和伊拉克使馆大楼被几百公斤的炸药炸塌,十几个使馆的馆舍遭到严重破坏,使团内有上百辆汽车被抢……于是,各国使馆不约而同地采取各种各样的防范措施。不少国家、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使馆,在大门外建碉堡、垒沙袋、拉铁丝网,有的俨然像座城堡;在门口除雇用当地的警卫人员放哨外,有的还有本国派来的军人站岗,甚至动用装甲车守护;院内也同样戒备森严,两步一哨、三步一岗,车辆需爬行;有的楼内像座迷宫,客人若无人带领就进不去、出不来。美、英、法等国的大使外出活动,警卫工作十分严格,竟成了贝鲁特的一大景观:前面有警车或摩托车鸣笛开道,殿后的是一辆军用吉普车,中间是三辆外观一致、均挂国旗的防弹车,浩浩荡荡,风驰电掣,呼啸而过……

记者:我们使馆的处境如何,受的损失大吗?

杨大使:我馆虽不是交战各方攻击的目标,但在混战中枪炮不认人,很难避免受到伤害。馆舍地处贝鲁特西区,距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总部及巴两个主要难民营仅 700 米,附近还驻着不同派别的穆斯林民兵。使馆大楼曾遭两次大破坏,多年修缮,花费不下 100 万美元。1982 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期间,当以色列炮击巴方阵地时,我们那座 12 层大楼既是巴解战士的“挡箭牌”,又是以军炮击的“标的物”。在两个多月内,馆舍多次中弹,仅 150 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炮弹

和火箭弹就有 38 发,整个建筑物被彻底毁了容。1989 年 3 月~9 月,基督教派和穆斯林派民兵之间为争夺七个港口而发生“港口之战”,又把它打得千疮百孔。说实在的,除这两次无法抗拒的大破坏之外,我馆遭受的其他损失不算大。在我任期内,我馆没有发生任何人员伤亡事故,也未丢失一辆汽车,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。

### 不辱使命 立功受奖

记者:听说,您在 1982 年担任临时代办期间,由于出色地完成留守任务而荣立二等功,受到嘉奖;驻黎使馆是 1989 年全国 338 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之一,当时您是馆长。

杨大使:在黎 16 年战乱中,我馆共有 8 位同志立功受奖。就我本人而言,不管是当临时代办还是任大使,尽职尽责,不辱使命,较好地完成了任务;但从整体上看,我馆工作之所以搞得不错,应归功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团结战斗的集体。至于体会,我想谈以下几点。

首先,要掌握政策。在对外交往中强调支持黎政府维护主权、独立和领土完整所做出的不懈努力,尊重黎人民自行做出的选择,不干涉其内部事务,主张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政治冲突。各种矛盾错综复杂、盘根错节,因此,我们特别注意广交朋友,决不介入其内部矛盾,更不树敌。1982 年夏天,在以色列军队包围贝鲁特的情况下,我馆根据国内指示精神,把大批使馆人员安全地撤离黎巴嫩,而留守人员在一位当地朋友家里平安地度过那段最艰难的时日。当时,我们穿行在不同派别民兵的辖区,他们不仅不为难我们,还向我们提供各种帮助。一个友好国家的使馆也想把其家属撤离,但苦于找不到一条安全的路线而未能成行。其大使曾对我说:“还是你们的政策对头,平时工

作做得好啊!”

其次,要弘扬献身精神。在 16 年的战乱中,人的神经天天都崩得紧紧的,因为每天都可能出现震惊世界的新闻;若三天不发生什么事,那你会觉得不大正常。驻外使馆作为外交前线的“观察站”,只依靠新闻媒体是很不够的,必须走出去向当地朋友了解、与使团同行交流。但在那种环境下,外出活动随时可能碰到始料不及的险情。外出不安全,呆在家里就保险了吗?不,在使馆附近发生激战时,家里也不安全。16 年内,散落馆舍院内的炮弹皮有数千块,若要碰上一块就会使你缺胳膊少腿。有时,我们 30 多人不得不躲进约 60 平方米的地下室,里边又闷又潮,一呆就是几天几夜,最长的一次长达半年多。前期,馆员的待遇与我驻其他国家使馆没有两样,自 1984 年发给每人每月战争补贴 160 元人民币。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,这支队伍怎么带?我们的主要办法是弘扬为祖国献身的精神,激励年轻人过好“生死关”。身教胜于言教,在危险



六十年代初期担任外交信使

关头,使馆领导身先士卒。例如,在大家都在地下室躲避炮火而电台联络时间将到的情况下,由一名领导核心成员陪同报务员上楼工作,为其壮胆排忧。一支具有使命感和自豪感的队伍是拖不垮打不烂的。

第三,要严守纪律。战乱愈是严酷,愈是要加强纪律性,甚至实行一定程度的“军事化管理”。松松垮垮的队伍不仅难以完成工作任务,就连性命也保不住。在战乱环境下,使馆领导时刻把同志们的安危放在心头,有些安全措施必要时强行实施。譬如外事活动,每次都得像打一次“小战役”,什么人出去、走什么路线、哪里可去、哪里不能去以及往返时间等都要逐项做出具体安排,甚至连应对突发情况

求他吧。”

第四,要扎扎实实做好各种物资储备。久经战乱的黎巴嫩人民,早就摸出一套应付军事冲突、适应战争环境的办法。例如,发生了大规模持续炮战,每天清晨人们可以壮着胆钻出室外抢购食品,交战各方在常年争斗中似乎达成了默契:给一刻钟“暂停”。我们也得入乡随俗,但由于使馆离商业区较远,不得不进行物资储备。通常,我馆备有够二三十人在二三个月内用的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,并根据战局的变化和市场供应情况随时增减、及时更新。在其他生活必需品中,最重要的是柴油、汽油和罐装液化气,其中柴油对生活的影响更大。没有柴油,使馆自备的发电机就发不了电;而无电供应,水泵就

作经验很丰富。请问,您是否当过兵、打过仗?组织上为什么两次派您赴黎巴嫩工作?

杨大使:这两个问题很多人都曾问过。其实,我既未当过兵,也没打过仗,是黎巴嫩的战乱环境把我磨炼成了“老兵”。我于1933年出生在沈阳,成长在知识分子家庭。1951年高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,1954年被调到人大外交系(外交学院的前身)学习,1959年进入外交部。之后,当了10年信使,还在驻罗马尼亚使馆工作了五年半。赴黎工作之前,我在信使队受到的锻炼最大——增加了见识,提高了作为外交官的整体素质,坚定了为外交事业而献身的决心,养成了坚韧、踏实、认真、细致的工作作风,这为我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。

第二次赴黎工作是80年代末,时任外交服务局副局长。当时,外交部干部司负责人对我说:“你有应付战乱的经验,情况也熟悉。”对于组织上的安排,我未说二话,就像歌里唱的:“哪里需要哪里去,哪里艰苦哪安家。”

记者:我注意到您客厅装饰柜里摆放着一些弹片、弹壳和子弹头,这大概是从贝鲁特带回的吧?现在,您是否时常回忆起在黎巴嫩那段不寻常的经历?

杨大使:是的,那些都是黎巴嫩战乱留下的纪念品,大都与我本人有着某种联系,其中有的就是从办公室或卧室里捡到的。实际上,凡在那里工作过的人都会有一些惊险经历,只不过我在那儿呆的时间长些,所遇到的险情多些。那些生死攸关的瞬间很难从脑海里抹去,而且每当电视里一提到黎巴嫩,我便不由得回忆起了在贝鲁特度过的充满战火硝烟的日日夜夜。正是由于这种情绪,我们十几位曾在贝鲁特一起蹲过地下室的老同志每年聚会一次,回忆患难往事,共叙战斗友情。▲



递交国书后,和黎巴嫩总统阿明·杰马耶勒交谈。

的办法都要想到。刚来馆的同志往往处于“紧张的兴奋”之中,一听到枪炮声就想出去看热闹,甚至不听告诫,到战区去“开眼界”。对此,领导的态度要鲜明,及时进行批评教育,不能放任自流。否则,一旦发生无谓牺牲事件,其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们正由于在这方面做到了一丝不苟、常年不懈,才保证了无一人员伤亡。一位年轻同志的父母曾对我说:“把孩子交给您完全放心,请您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严格要

抽不出井水,家用电器也不能使用,更重要的是无法与国内进行通讯联络。然而,这些油和气都是极端易燃品,不可不存又不能多存。有一次,一颗重型炮弹击穿地下室,散落的弹片离油库仅半米。万一油桶被引爆,整座大楼可能就保不住了,现在想来还感到后怕。

### 贝鲁特情结

记者:看来,您应对战乱的工